

“狸猫换太子”的主角刘娥是反派吗？

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,《隐秘的女皇:北宋刘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》一书由天地出版社出版。该书的主人公正是民间故事“狸猫换太子”的主角刘娥。

蜀地孤女刘娥出身社会底层,家境贫寒。在机遇之下,她一步步攀登上权力之巅,最终大权在握,成为垂帘听政的皇太后,并开创了宋朝皇太后摄政的先例。在牢牢掌控宋朝大权十余年里,刘娥保证了宋朝权力的平稳过渡,联合士大夫确立了北宋君臣“共治天下”的政治格局。后世史家评价武则天,往往言辞激烈地批判,如《旧唐书》评价武后“夺攘神器,秽褻皇居”,《新唐书》认为“武后之恶,不及



付秀莹：写小说是因为对生活有话要说

■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江玉婷

不久前,付秀莹的新作《野望》出版。她在办公室接受采访,屋内挂着一幅一人高的书法作品,上书黄庭坚诗:“似僧有发,似俗无尘。作梦中梦,见身外身。”桌上摆了一盆绿萝,枝叶茂盛,茎蔓搭着桌沿,一直垂到地面。掉了的枝子,也被付秀莹单独收起来,插在一个束口圆肚绿瓷瓶里养着。

《野望》与上一部长篇小说《陌上》是“姊妹篇”,续写了“芳村”里的事儿。当付秀莹从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的一个小村庄远走,在他乡写下巨变中的故土,她就实现了精神上的还乡。

《野望》出自《陌上》

2016年,付秀莹的长篇小说《陌上》出版。她未曾预料到,《陌上》在家乡引起了关注,多个微信公众号发了新书消息。“无极味道”持续连载《陌上》,一连发了9期。读者在文章下留言,讨论“芳村”是南汪村,还是郭吕村。网友“从不吃人的老虎”说,“这是我村的骄傲”;“菜园子张清”留言,“想起了邻居婶子在房顶上骂街”;“刘青-ups”则感慨,“我买了本,看完了! 件件都是现在村里天天发生的事,每个人物都能看到村人的影子!”

《陌上》的出版方找到付秀莹,告诉她不能再连载了,会影响纸质书售卖。付秀莹联系对方叫停。为此,“无极味道”特地发了一篇题为《敬告读者》的推送,大意是因为出版社授权章节限制,只能刊登到此。3年后,还有读者在留言区问,《陌上》连载的栏目还有吗?

《野望》也是如此。这部小说最初在《十月》杂志连载,杂志上市没几天,“无极味道”就发布了4500字的书评。作者王晓攀的理解是:“野望,有田野的地方就有希望。哪怕是墙根儿底下的野蒿子也有春天。”末了,他推荐大家购买杂志,“25元一本,一盒烟,二两白酒的价格,就能享受到惬意的家乡题材的文学作品,真是无限超值”。

大学毕业后,付秀莹一直生活在北京,离家近30年,与故乡远去。《陌上》出版后,一度散失的发小、老同学、老邻居找到了她,重新建立了联系。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庄稼汉,不了解女儿的创作,但也觉察出了变化。比如,再到镇上赶集,就会有人说,“他家闺女写的。”那段时间,姐姐家时常来人问付秀莹什么时候回来。最近,姐姐告诉付秀莹,村里要来人,可能是武汉一所大学的师生。电话打到村主任那儿,问付家是不是不在这,家里还有什么人,他们要来采访。村里人很惊慌,不知道要怎么接待。姐姐

疑惑,问:“他们怎么知道村主任的号码?”

还有一次,附近村的一位老人托人找到付秀莹的姐姐,她想找付秀莹。姐姐不认得老人,但还是告诉了妹妹。付秀莹打过去,两人聊了一个多小时,手机都烫了。老太太说,“我特别想当一回主人公,你能不能写写我? 我把我一辈子都告诉你。”这些话老人从未和子女说过,曾经的苦难无从说起,但她觉得付秀莹能理解。付秀莹至今也没和这位老人见过面。她想象老人平日里走在街上的场景,日出日落,人来人往,老人心中的海啸无人知晓。

“心态更好了,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”付秀莹提到,和写《陌上》时相比,现在不再从技术上思考如何修饰文字,而是“我手写我心”,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事儿。她认为,《野望》就像庄稼一样,不太引人注目,但它是自然的、朴实的、诚恳的,确实属于那片土地,也只有那片土地,才能长出这株庄稼。《野望》的新书发布会上,评论家贺绍俊说,这是只有付秀莹能写出来的小说。

乡土正在松动

《野望》从翠台吃罢早饭,走到父亲院里讲起。这天是小寒,风又冷又硬,把脸蛋子割得生疼。父亲抽着烟,翠台通开炉子,添了两块煤,屋子里暖了起来。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。书里有一段翠台的内心独白,她想,“如今在芳村,小子多,闺女少,闺女家金贵的不行,娶媳妇就像过火焰山,千难万难。”

中年妇女翠台正在火焰山中。儿子与儿媳吵架,爱梨带女儿回了娘家,家庭分崩离析。大寒这天,翠台一早到土地庙烧香、磕头,她念叨,自己一辈子没做过出格的事,这个坎儿,老天爷怎么也得叫她迈过去吧。

“在农村,在母亲的心里,这是个很大的事。”付秀莹解释,翠台是付出型的女性,她把目光投入家

于大戮,所谓幸免者也”。《宋史》则称刘娥“临朝十余年,天下晏然”。司马光认为刘娥“保护圣躬,纲纪四方,进贤退奸,镇抚中外,于赵氏实有大功”。

然而,经过各个朝代、各个版本文学作品的演绎,刘娥大多被塑造成反派,成为一个为上位不择手段的反面人物。作者刘云军在研究大量史料的基础上,抽丝剥茧,讲述了北宋著名皇后刘娥的传奇人生经历,还原了历史上真实的刘娥。在书中,作者以刘娥为切入点,描写了北宋的政治制度、历史发展和与之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,反映出北宋政治运行的逻辑,为大众了解北宋真宗朝、仁宗朝初期的真实历史开启了一扇大门。

《隐秘的女皇:北宋刘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》刘云军著/天地出版社2022年7月版/68.00元

近日,作家伊北继《小敏家》之后的又一现实主义作品《小日子》由北京出版社出版。该书一经推出,在豆瓣就有了超26万次阅读,评分高达8.7分,同名电视剧也正在制作中。男作家写女性题材的小说并不罕见,但在女性视角的家庭故事中,加入希区柯克式的悬疑手法,让人不禁对这位风格多变的作家产生了好奇……



《小日子》伊北著/北京出版社2022年7月版/67.00元

很多选择并没有刻意为之

许多以女性视角为切入点的文学作品在进行影视化改编时,都会被打上一个类似“女性主义”的标签,伊北也不例外,他直言:“对女性主义我没有太多了解,但是我支持女性争取她们的权益。但小说以女性人物的视角展开与女性主义思潮,是两个层面的事情,要做好区分。”但熟悉伊北的读者,似乎更倾向于把他的作品与“女性视角”联系在一起,对他而言这是个美丽的误会。

《小敏家》有男性视角也有女性视角,当然伊北也有很多全知视角与男性视角的作品,比如近期完成的长篇小说《对的人》,就分别以男主人公的视角和女主人公的视角双线切入。**“选择以什么视角切入故事是一种写作技巧,发现人物和故事后,我不会刻意以‘女性’来限定,只是根据这个故事顺其自然地讲述,不小心暗合了这个所谓的潮流。”**

在伊北看来,所有事情的结局,都是各种综合力量博弈的结果,很难判断当下的状态,是否只因为某一个细小的点发挥了关键作用。但伊北走上写作这条路,是从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之后开启的,他当时取得了专业第一的成绩。在大学读书时,他就给自己按下了写作的按钮。

“学中文的,有几个不想写作? 虽然最终出来的作家少,但同学们都有一个作家梦。如果一直写作却发表不了内容,就没有不断往前的动力了,能赚取稿费也是圆梦过程中的成果之一。”伊北硕士一年级的时候开始写作,最初很有创作热情,想写就写了,没想到还可以挣一些稿费,减轻生活负担,后来开始出书以及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,再到亲自把作品《六姊妹》改编为剧本,都是顺其自然的结果。

剧本创作是一种协商

生活中发生的故事,能提供完整细节的几率很小,只需作家描摹下来即可,但作家在写作中拥有虚构的权力。作家在小说创作过程中,必须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,补充一些虚构的元素,伊北说,“这是作家的武器。”

现实往往杂乱而无序,许多故事的创作素材都来源于现实,但作家的作品是虚构的,同时又要给受众营造一种情感上的真实;当受众受到启发时,尽管它是一个虚构作品,但这种情感体验或思考一定要来源于现实。伊北坦言,“很多故事就是遇到了,《小日子》的灵感来源就是我一位朋友收到的匿名短信,后面我进行了一些新的创作尝试”。小说被搬上荧幕,会对原著小说形成一定的“误读”,这在伊北看来属于“二次创作”。

小说和剧本是两种体裁,剧本往往呈现的是场景、动作等描述性的文字,显得更为直接,不可以有心理描写,但小说可以潜入人物内心。伊北说:“剧本创作有它独特的魅力,它几乎是所有叙事文体中最精练的。”在他看来,小说创作是作者自己可以主导的,但剧本创作的最终形态,是各方协商的结果。

伊北在编剧方面的压力,来源于两个方面:一是创作压力,一般情况下,一集电视剧要1万多字的剧本,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的体量很大,创作周期十分漫长,对体力和心力都是巨大考验;另一个是沟通压力,很多情况下,付出大量心血完成的作品,需要经历无数次开会、讨论以及被人挑剔,需要接受所有人的审视,而且必须承受任何结果。

不想被定型

有多年小说创作经验的伊北,观察到了这样一个现象:好编辑稀缺,现在作家和编辑之间对话变少了。“编辑和作家既有合作又互相牵制,很多时候是一个互相说服的过程;现在确实不比从前,那时作品出版前,需要作家住在出版社附近,一遍遍打磨稿子。现在的情况是对作家的要求提高了很多,因为每位编辑要负责多位作家。”

30多岁的时候,伊北和大家的成长经历一样,也经历过一段非常焦虑的日子。伊北不喝酒、不抽烟、不熬夜,不会用太过消耗的方式来写作。在他看来:“写作到最后,完全是体力上的巨大考验,而不仅仅是智力和灵感上的。写作久了,腰和颈椎都会出现问题。对作家来说,就这么多时间,一辈子能写多少也是一个定数。”

一个文本形成了以后,其意蕴是很复杂的,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,这涉及到每位读者的个人经历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,一般情况下最好不要去干涉,就像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本《红楼梦》一样,没有必须要去做的说服工作。在伊北看来,对生活和生命的陈述,未必要求表达得特别笃定和明确,因为每个人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,是要具体到每个人的情况、处境和生活的语境,才能看清一些事情,“不然就等于于是树了一个靶子。”伊北如此表述的背后,是他不想被定型,也不想给自己的某部作品定性,伊北直言:“作品一旦面对读者,我一般就不再作过多的阐述了,大家读到了什么就是什么。”

伊北：作家在写作中拥有虚构的权力

■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孟丽媛

郑锐强：世界上只有一种粉红海豚

■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江玉婷

日前,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了《中华白海豚》。该书的文字作者郑锐强还是“担当者行动”的公益讲师。在他的课件里,最后一页永远是同一句话:“只有一个地球,只有一种粉红海豚。”采访中,郑锐强讲到了乡村教育和白海豚。

与童年的自己重见

2019年,郑锐强在汕头大学海洋生物研究所工作。“我大部分时间是给海豚拍照。”背鳍就像人脸,郑锐强根据背鳍识别白海豚。海豚的背鳍有差异,缺刻、颜色、斑点都不同。因为工作原因,郑锐强和海洋出版社编辑杨海萍有一些交集。

杨海萍还是“担当者行动”橡果科学事业部的公益讲师,为乡村儿童做海洋科普教育。当时,橡果科学中做海洋教育这一块的讲师只有杨海萍,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邀请郑锐强。他同意了。

很快,郑锐强参加了“担当者行动”第二届全国乡村儿童科学点火人研习营。2019年8月,168位乡村教师在厦门云顶学校集合。主办方给郑锐强的title(头衔)是“科学家”,他讲到了家乡,自己的成长轨迹,以及海洋哺乳动物、生物多样性。直到演讲结束,他也没想过会扎进这个公益组织。彼时,他的生活被科研占据,这一摊活只有他一个人。“当时,我确实也没有太多时间”,郑锐强说。

意外出现了。2020年初,新冠肺炎疫情出现,郑锐强按部就班的科研生活被拦腰截断。没法出海,没法出差,没法做野外调查,他的日子突然停滞下来。过了一段时间,时任橡果科学事业部负责人欧阳凤发来了消息,希望他为乡村儿童录制几期线上课程。在准备课程的过程中,郑锐强逐渐与“橡果科学”交织在一起。

合作了3年多,对于这项公益活动,郑锐强没想过退却。“原因很简单,我是从农村出来的,我要回到那个地方,去教‘以前的自己’,那种感觉是不同的。”郑锐强在农村长大,对乡土有感情,求学历让他对科普教育抱有使命感,“这两个原因促使我走到那里”。

郑锐强是潮汕人,虽然生活在沿海城市,但对大海缺乏想象。上学时,郑锐强想的是省下零花钱买课外书。父母整日在田里劳作,又或者外出

打工。郑锐强每天都在野外玩,在他心里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,“什么都能在那里看到”。当郑锐强第一次走进湖南醴陵的乡村小学上课,他想的全是怎样让“以前的自己”学到更多东西,有更好的机会探索世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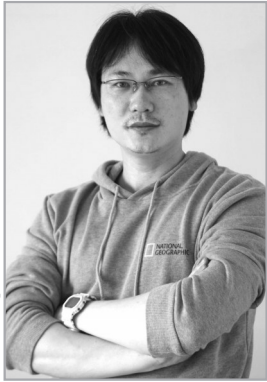
“孩子们没见过大海,他们对海洋教育会有隔膜吗?”记者抛出了问题。郑锐强答:“当交流一旦发生,我们认为的社会问题其实都不存在。”每次上完课,学生会提很多问题。比如,刚出生的小海豚有多重大? 郑锐强说:“和一条土狗那么大,具体数值在7公斤左右,长度在70厘米。”还有学生问,海豚会睡觉吗,海豚的心跳有多快,小海豚刚出生吃什么?

“和这些小孩一样,读了那么多年书,我都没有见过大海。”郑锐强讲到自己第一次出海,那时他在中山大学读博士。见到海豚的一瞬间,他的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——怎么会有这么好玩的动物? 那一刻,他就像回到童年时代,喜欢逗猫、逗狗,对动物天然地亲近。郑锐强把这视为一种天性。他提到妻子,她每次看到猫都觉得可爱,即便她并不养猫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郑锐强和孩子分享的,就是他的生活经验。

最后13头白海豚

如果把地球46亿年的历史浓缩成一天里,人类在午夜的最后2秒出现。“劳氏兽”要比人类更早登上世界舞台。在5000万年之前,哺乳动物劳氏兽出现,它长着长鼻子、长尾巴,四肢修长,每只脚还有4~5个脚趾。

一开始,劳氏兽只在陆地生活,为了适应生存环境变化,慢慢也能在水里生活。再后来,它的四肢消失了,变成了一对胸鳍和尾鳍,完全适应了海洋环境。随着时间推移,它又进化出了须鲸和齿



鲸。穿过漫长的演化隧道,白海豚出现了。

同为哺乳动物,白海豚和人有相似之处。白海豚的孕期是11个月,母豚每4年生育一次,大多数时候,每次只能生一个宝宝。小海豚要学的第一件事是呼吸,它有着皱纹一样的胎褶,嘴巴上还有短短的、稀少的胎毛。刚出生的白海豚呈深灰色或黑色,从远看就像一个漂浮的黑色垃圾袋。长大后,白海豚会变色,老年白海豚通体呈淡粉色,从远看是白色。粉色是血液透过白色皮肤呈现出的颜色,张开双手,你能在指尖看到相同的原理。

白海豚生活在近岸海域,它是一种定居性物种,一旦在一片海域出生,就会一直生活下去,直到死去,就像常住居民一样。白海豚还是社会性动物。有时,白海豚会几十头甚至上百头聚在一起捕食,就像逢年过节聚餐。甚至白海豚有自己的朋友,会和好朋友一起捕食,一起玩耍,有时一辈子生活在一起。白海豚也有伟大的母爱。有的母豚会托着死去的小海豚,在海上几天几夜地游动,不离不弃。

现在,这种古老的动物被列为“国家一级保护动物”。珠江有着中国最大的白海豚种群,有2000多头,约占世界总数的五分之一。而在粤东海域,仅存13头白海豚。郑锐强的工作地点在粤东。“不能光看总体数量,就忽略了很小的群体。”郑锐强经常说:“我是潮汕人,这就是故乡最后的白海豚。如果都不去做,下一代人就看不到了。”他曾救助过一条搁浅的白海豚,没多久海豚去世了。白海豚的骨骼不足以支撑身体,时间一长,搁浅意味着死亡。

物种会凝结成文化,把不同年龄的人聚集在一起。郑锐强讲起了家乡,潮汕的农村有祠堂,祠堂里种着树,人们经常在祠堂开会,组织祭祀活动,也在这里打发时间。当孩子在这里玩耍,总有老人讲故事,也许会讲起一只长着奇怪羽毛的鸡,或是一条大鱼,还有可能讲到水怪。一旦物种消失了,物种身上附着的文化也消失了,其中包括相关的乡土文化、社区文化。而这些文化的纽带,往往联系着一代又一代人。



“好书探”微信公众号
呈现完整版专访